

凡人脸

■傅浩军

老婆的变脸术

天冷,被窝里好。早上五点半,我在被窝里,正呼呼大睡。

忽然,电话响了,我在梦中被惊醒,吓了一跳,以为单位里有什么重要情况,头脑瞬间清醒,伸手去拿手机,一看,是老妈的号码,更急了,神经瞬间绷紧,是不是老爸老妈出什么事了,也不管冷不冷了,掀开被子,赶紧接电话,那边传来老妈的声音:“浩军,我晒了鱼干,我给你们送两条过来吧。”

说是老妈,其实不老,不过七十多岁,只是手脚不灵了,反应慢了,记性差了,脑子偶尔糊涂了,打电话也不看时间了,她自己起床了以为别人也不睡了。

她一直保持着农村生活的习惯,做做盐白菜,晒晒鱼干之类,她年轻时做得很好吃,我们都喜欢吃。然而,近年来,她记性差了,不是忘了放盐,就是忘了已经放过盐了。她忘了放盐,就没放盐,忘了已经放过盐了,就会放好几次盐。于是,不是淡了,就是咸了。

这段时间,天转凉了,她找个有太阳的日子,去市场挑六条鱼买了,剖了,洗了,晒了,也分好了,她和老爸吃两条,给儿子家两条,女儿家两条。

还好,一大早被吵醒,原来只是两条鱼干,我一下松懈下来,赶紧缩回被窝,我不耐烦地说:“不要,不要,鱼干我们有,阳台上挂着好几条。”

老婆早已惊醒,都听到了,一把夺过手机,说道:“老妈,要的要的,鱼干我喜欢吃的,就是不要送过来,天冷,你电瓶车开来开去不方便,我下班了来拿吧。”

晚上,鱼干拿来了,蒸了一条吃吃。
太咸了,咸得不能吃。
我皱起眉头说:“太咸了吧,难吃。”
老婆也点头说:“是难吃,下饭勉强可以。”
另一条就放着了。

休息天,我们和老爸老妈一起吃饭。老爸逗孙子玩,做游戏,讲故事,不亦乐乎。老妈却有点心神不宁,她皱着眉头,屡次开口想说,又欲言又止,终于小心翼翼问:“上次我做的鱼干味道怎么样?我现在盐放多放少不知轻重,我吃着是有点咸的,是不是太咸了?”然后看着我们等回话,似乎很不好意思。

“是太咸了,咸得不能再咸了。”我脱口而出。
我话刚出口,忽然,腿上大痛,痛得龇牙咧嘴。
原来是老婆桌子下踢我,又狠狠瞪了我一眼。
我吃了一脚,遂大气不敢出,摸摸受伤的腿,不敢再说话。

她会变脸,刚刚一副吃人的相貌,忽而眉开眼笑,转头对老妈说:“老妈,他弄不灵清,不要听他的,他是说市场上的不好吃,你的好吃的,不算咸,刚刚好,我就喜欢吃咸点的。”

她说得很认真,一点听不出是假话。
刚才我一句话,老妈瞬间现出失望的表情,一听老婆的话,她又顿时放松,脸上现出了笑容:“是吗,我吃吃觉得咸,我还怕太咸了,你们喜欢吃就好,那我再给你们晒两条,好不好?”

上次的还吃不了,还要再来两条,我瞬间皱紧眉头,正要开口。

猛然,老婆转头向我看来,一道寒光射来。
我猛然意识到了危险,赶紧把腿收起来,话到嘴边瞬间就咽了下去,埋头吃饭,再不说话,心中暗自庆幸,还好,幸亏反应快,否则另一条腿也要吃痛了。
老婆忽又换了一个脸,笑眯眯地说:“好,就是老妈辛苦了,盐少放点也行,我们尝尝淡点的味道。”
老妈高兴地说:“不辛苦不辛苦,那我再去做几条。”
婆媳有说有笑乐开了花,只有我苦着脸。
几天后,早上五点半,忽手机又响起,一接,传来老妈的声音:“浩军,鱼干晒好了,我给你们送过来吧。”
……

老底子

■来永祥

城山寺上无名冢

时值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,萧山吴越文书博物馆约请我写一篇文章,以示纪念。早就听长辈说过,明清时期,由于当时建筑技术低下,建筑材料匮乏,西江塘和北海塘每年潮汛时期都会冲塌,灾难时有发生,运河沿岸,浮尸遍野,惨不忍睹。为了收殮这些浮尸,来氏先祖捐出了长河傅家峙的一块山地,专门用来收殮这些无主尸骨。但这只是口口相传的故事,一时也找不到翔实的史料予以佐证。

这件事纠结在心里,弄得茶不思饭不想的,遂试着在朋友圈发出求援信息。忽一日,萧山园林管理处退休干部孙亦德先生联系了我,说他前几年发现一块碑是记载这件事的。

这块碑原先镶嵌在城山寺墙上的,因城山寺塌圮,被当地村民拿来当洗衣板用。城山广场修建时,他偶然发现,就用一块上好的水磨石板与村民置换,并差人将这块碑抬到城山巅上放置。听到这一消息,我欣喜若狂,如获至宝,遂与其约定择日前往,一探究竟。

拾级踏上650级用青石板铺就的台阶,在越王城山山巅的城山祠旁,我们如愿见到了这块约二尺多长,一尺多宽的《城山寺无名氏冢记》碑,碑虽已断裂,但太湖石上隽秀的字体清晰可辨。碑文是由清代大书法家梁同书(1723~1815)撰写,碑文详细地记录了当时来氏族人捐傅家峙山建冢冢的过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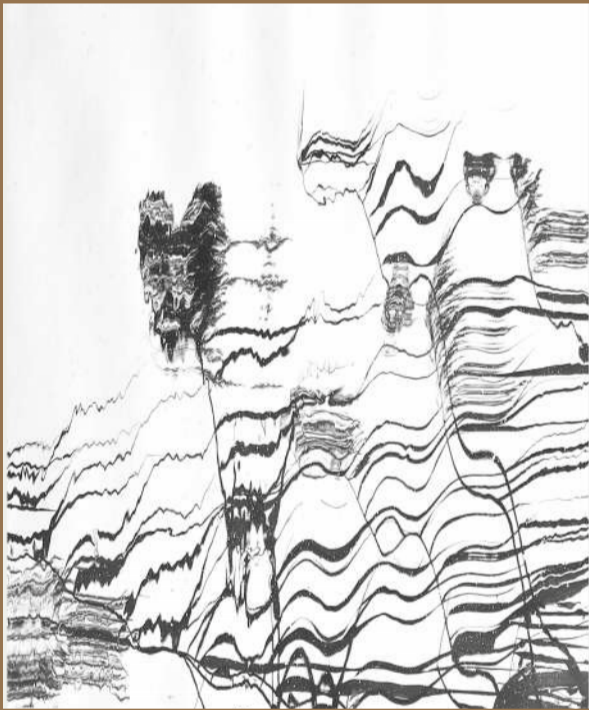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,这块碑的碑文在周易藻(1864~1936)编纂的《萧山湘湖志》中,也是有记载的。《萧山湘湖志》卷五《城山寺无名氏冢记》还记载:乾隆四十一年岁,在丙申夏四月,梅雨延绵,江水暴涨。分作两处洪水冲毁西江塘,使湘湖一带成了

泽国。

从绍兴旅居钱塘的袁昌绪,途经萧山,见江河堵塞,到处尸骨累累,大动恻隐之心,遂报告布政司徐恕,徐恕当即捐出自己的俸银,并联合当地民众收敛尸骨。收集起来的尸骨堆积如山,无处安葬,袁昌绪就找长河乡绅来启浩商量办法。来启浩(1757~1828),萧山县监生,时为此次收无名尸骨义举的发起人。为了安葬这些无名残尸,他捐出了自己傅家峙“暑”字号山三十亩的私产,作为义冢,后尚不够用,又捐买了“暑”字号山地二十余亩。

这个绍兴人袁昌绪,想必当时也非一介布衣,否则,他怎么可能让布政司捐出俸银,又能叫得动大书法家梁同书撰写碑文呢?

至于为什么义冢建在傅家峙山,而《城山寺无名氏冢记》碑却镶嵌城山巅的寺庙之中呢?据传当时城山寺香火很旺,很可能是城山寺为这些无主亡灵做超度。



螺山写生之《江上渔歌》《春江水暖》《水上精灵》 余宏 摄

尖尖角

■傅梓瞳

盘古开天辟地

盘古开天辟地有多个版本,我爷爷跟我说的是这样的。

传说很久很久以前,天地还在混沌之时,天地还是一个圆形。有一个叫盘古的孕育在其中。又不知过了多久,盘古出世了。他把那一片混沌变为了天与地,地平整而又广大,天空清澈而又广阔。

盘古看着这广阔的天际,总感觉还少点什么东西。少了什么呢?盘古思来想去,也没有想出个什么来。他心里就这样想着想着。突然他灵机一动,天上就出现了一个圆圆的、红彤彤的一个东西。盘古给它取名为太阳。

不过盘古又想着,偌大的天际如果始终是亮亮的,也挺晃大家的眼睛,而且时间久了肯定会显得单调乏味。于是盘古又把天空变得黑黑的。此时天空已没有了太阳,反而是一个弯弯的、金黄的一个东西。盘古给它取名为月亮。

可是盘古又觉得月亮太暗淡了。于是便添了一些亮闪闪的东西。就好像黑暗中的光,指引着前进的道路。盘古给它们取名为星星。

盘古把白天与黑夜分开,轮流交换。这便形成了天空的场景。

然后盘古又开始想着地上该怎么装扮了。

盘古想着想着,突然灵机一动,地上出现了生机盎然的草原,然后又出现了绵绵流淌的河流,最后出现了高耸入云的山。

又不知过了多久,草原上有了野兽,河流里出现了鱼,天空出现了鸟。

天地间看起来越来越好,越来越生机勃勃了。后来盘古死了。他的血液让这世间有了一年四季。分别为春天、夏天,秋天还有冬天。春天,春暖花开。夏天,烈日炎炎。秋天,秋风习习。冬天,冰天雪地。

职场事

■戴琴雅

李总监何止一个

每年一度的人事整合又如火如荼地开始了,和林建树预料的一样,那个每天只上网不做事,只吹牛不行动的郭总监果然给整合掉了,

郭总监走的那天,公司安排了散伙饭。郭总监自己部门来了两个人,兄弟部门稀稀拉拉也才来了三个人,各种理由各种请假,搞得人力资源部安排的十六人大包厢冷冷清清的。

林建树去了,明显感觉到了公司的不满意。组织的HR不满意,早知道人缘这么差,还不如在公司吃了,还省点预算。参加的也不满意,这个不来那个不来,还不如请假在家吃算了,以后也不一定会再见面,自己傻乎乎来撑这个场子干啥。谁说不是呢,对于德不配位的领导,公司再扶持,群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。

于是,林建树心下窃喜,凭着自己多年的专业技能和人际积累,这个位置总算有戏了。甚至他打算好了,如果撤去总监室,第一桩事体就是,拿掉前总监放在文件柜子上的那瓶假玉兰,尽管玉兰的叶子脉络分明,花骨朵粉白欲滴,工艺堪称一绝,但是假的总归是假的。他说,麦子,长这么大,你见过玉兰会在哪一季花和绿叶是并存的吗?

结果,红头文件一下来,林建树请我去星巴克喝咖啡,他说:“麦子,我真的想跳槽了,感觉在这里,是一点前途也看不到了。”

忙问他:“不是说这回要请我吃澳洲龙虾吗?玉兰花不换了?”

“别提了,走了个郭总监,来了个李总监。李总监知道吧?上次和你说过的,在外贸部做总监却不会讲英语的那位。”

林建树是业务单位的销售经理,和我既是同学又是合作伙伴。这些年他一直在一家私企打工,一步一个脚印做到经理的位置,按能力来说,做个总监老早绰绰有余了,但每次总是在最后时刻欠点高度,听他口气,估计又刚刚经历了一场从狂喜到狂怒的心理历练。

果然,他说老板先是找他谈话,肯定他立下的汗马功劳,然后话锋一转说,李总监毕竟是公司的元老,做老板有老板的难处,不用这帮老伙计人家会说没情义过河拆桥,用了又对不住你们这些年轻能干事的,“你再体谅体谅吧,等过几年,小董事长接管,我就顾不得这么多了,其实你的好处我都是记在心里的,好歹你还年轻,以后有的是机会。”

林建树叹口气:“有什么办法呢?老板都说到这个份上了,拿人钱财给人办事,这个办事当然也要包括接受各种委屈的。”

看来,还没等我开口,林建树仿佛已经自我消解了。我心想,万一等小董事长过两年大学毕业,带一拨自己的同学过来做总监,那还有你林建树什么事,到时,你不也还是一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棋子嘛。

但是,话说回来,如今职场中,李总监不止一个,而林建树又何止一个呢?

五味子

■李鑫城

点茶里的文化味

那个午后,我领悟到了文人墨客的文化与优雅都藏在点茶里……

秋风萧瑟,落叶缓缓从空中落下,阳光洒满大地。我来到了点茶馆里,“烹尝方带酒,滋味更无茶。”白居易曾点评过,再好的酒也比不上茶那独有的韵味。

步入茶馆,那文化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坐到位上,面前有一只碗,一壶水,以及一竹制的木器,一抹茶粉。东西并不多,我听过讲解后,感觉这似乎十分简单,只需用手来回击茶就可以了。

倒入四勺抹茶粉加一次水,搅拌均匀再次加水,然后就进入击茶环节了。

开始了,我用手腕不断击茶,据说古代的文人墨客都是这样品茶与吃茶。只是打出泡沫后,我的手早已酸得没了力气,像是一堆烂泥,摊在桌上动弹不得。好不容易缓过劲来,那碗里的茶汤早已所剩无几,我的心顿时不好了,这么难,要不还是换一个吧!古代文人墨客难道不累吗?就为了吃这一口,值得吗?看着眼前的茶书,我翻看了起来,原来在古代,连抹茶粉也是要磨出来的。从磨茶、挑茶要来回十几次,每一次都要经过上百次的劳作,这不比我要辛苦多了,我被那倔强的精神所感动了……

我再次加入热水,来回击打,手腕抖动,手臂左右移动,此时,每一寸肌肉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酸痛,手臂再次发麻,可是还不能停,因为茶汤越来越多,快,再快一点,我咬紧牙关坚持着,还有最后一点就填满了,突然,手没了知觉,热泪从眼角滑落,“滴”在落地的瞬间,茶汤填满了茶杯。

茶汤是细腻而又清香的,里面蕴含着古人的文化与优雅,但这还没有完,再用浓厚的普洱茶为这茶汤添上点睛之笔——一朵含苞欲放的莲花,被生动地画在上面,文化的气息也在这一刻绽放开来。品一口,是淡淡的清香,“茶之为饮,最宜精行,俭德之人,淡中真味”。不错,这真味就蕴含在那成百上千次的击茶当中,这充满着文化清香的“真味”,千百年来一直滋润着我们的口,我们的心。放眼望去,那一朵蕴含着文化的莲花,也在这一刻绽放出璀璨的光芒,熠熠生辉!